

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

——以贵州省农信机构为例

李衍洋

安顺市平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贵州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摘要：为了探讨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路径，以贵州省农信机构为例，分析其通过健全保障机制、加大金融供给、创新金融服务等措施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成效。结果表明，贵州农信在推进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面临内部激励机制不完善、监管部门考核评估政策执行不连续、涉农贷款增信机制不完善、内外部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建议加快完善贵州农信的内部激励机制、优化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考核评估细则，完善涉农贷款增信机制，建立健全乡村振兴领域的内外部数据共享机制。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金融机构；贵州省；实践

作者简介：李衍洋（1987—），男，布依族，贵州安顺人，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

收稿日期：2023-08-08

贵州农信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已成为贵州省内资产规模最大、存贷款余额最多、网点覆盖面最广的地方金融机构。截至 2022 年末，贵州农信共有 85 家法人机构（其中 1 家省联社、23 家县区农信社、61 家县区农商银行），有员工 2.8 万余人，存款余额 7 700 亿元，贷款余额 6 200 亿元，存款、贷款市场份额均位居贵州省银行业首位，涉农贷款、农户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例分别为 69%、53%，在全国农信机构中分别位居第 4 和第 2 位。近年来，贵州农信通过健全保障机制、加大金融供给、创新金融服务、打造“样板工程”等举措，不断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处于天然弱势，农村金融发展受制约因素仍然较多的情况下[1]，其在服务乡村振兴中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需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

1 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性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服务乡村振兴是银行金融机构落实“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任务的具体体现[2]。要实现全面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体要求，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我国融资方式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情况下，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离不开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支持和服务。农村金融机构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遍布县域、数量众多的特色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毛细血管”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以农商银行、农信社为主要代表的农村金融机构，立足县域、服务“三农”、因农而生、伴农成长，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逐步成长为离农村最近、与农民最亲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是监管部门肯定的农村金融主力军，自然而然也将是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金融力量。与此同时，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将推动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要素加速向农村聚集，农村金融机构若能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主动融入乡村振兴，找准新时代新征程下金融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就能在广阔的农村市场赢得更好的发展机遇。因此，服务乡村振兴，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方向，既是其机遇所在，也是其职责所系。

2 贵州农信服务乡村振兴的措施和成效

2.1 健全保障机制，高位推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落地

好的顶层设计和有力的组织保障，是推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落地的基础。贵州农信强化战略引领，将服务乡村振兴写入贵州农信“十四五”发展战略规划，明确服务乡村振兴是业务发展的方向，确保资源要素聚焦乡村振兴，并在半年、年度工作会议上进行重点安排、复盘总结，高位推进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同时，健全组织体系，在营业网点覆盖全省各乡（镇）、村村通自助便民服务终端覆盖全省各行政村的基础上，分别在省联社、市（州）审计中心、县（区）农商银行（农信社）三个层级成立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并设置乡村振兴部，构建党委主责、经营层主抓、机关部门主帮、乡村振兴部专司、基层网点主推的高效协调工作机制。此外，贵州农信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配套制度，出台《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意见》《分类分级支持乡村振兴工作方案》等系列制度，明确任务、细化措施，压实责任、有序推进，确保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各项举措落细落实。

2.2 加大金融供给，助力产业兴旺、生活富裕

农村产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离不开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撬动”。贵州农信聚焦贵州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强省建设，围绕发展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和做强做大“土特产”，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积极支持农村产业发展，到2022年末支持现代山地高效特色农业的贷款余额933亿元、支持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的贷款余额740亿元、支持粮油产业的贷款余额435亿元。此外，贵州农信全力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全面乡村振兴工作，持续加大脱贫人口、易地扶贫搬迁人口信贷投放，累计发放扶贫及脱贫人口小额信贷680亿元、余额134亿元，累计发放易地扶贫搬迁户个人贷款286亿元、余额84亿元，有效助力守牢不发生大规模返贫底线。与此同时，针对本省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情况，贵州农信在黔籍农民工集聚的北京、广州、江苏、云南等省（市）设立12个驻外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提供金融政策宣传、就业协办、农民工维权等服务，帮助外出务工人员更好就业创业，2022年5月在为贵州826万名农民工建立服务信息档案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支持农民工创业经营的“乡情贷”线上信贷产品，外出农民工在务工所在地通过手机APP即可办理贷款，上线5个月就投放贷款50亿元。为降低乡村振兴领域重点客户群体的融资成本，贵州农信还积极向人民银行申请并加大了再贷款投放，认真贯彻落实好央行货币信贷政策，2022年使用央行货币资金超600亿元，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余额分别占贵州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91%、44%。

2.3 创新金融服务，助推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贵州农信抢抓贵州省建设生态文明先行区、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的政策机遇，积极发展绿色普惠金融，持续推进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创新开发黔农智慧乡村数字服务平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文化建设和村民自治水平提升。在发展绿色普惠金融方面，贵州农信在全国金融机构率先发起绿色普惠信贷标准目录研制工作，被列入人民银行总行当年的绿色金融标准重点推进清单，研制的绿色普惠信贷标准有望成为全国性的行业标准，并在贵州省内率先推出“生态账户”，客户根据其生态资产、生态经营、生态生活、生态保护五类生态行为获得的“账户积分”，享受相应的贷款额度、利率等优化政策，推动了农村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了生态与经济双向转化。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方面，贵州农信以信用农户评定为基础，在全省开展信用村（组）、信用乡（镇）、信用县（市）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信用工程创建活动，农户凭借自身信用就可办理贷款，无须抵押担保等增信条件，有效解决了农民“贷款难”问题，培育了农户诚信意识，改善了农村信用环境。到2022年末，贵州农信共为全省768万户农户建立了金融服务档案，向符合条件的724户农户信用授信5566亿元，农户贷款余额3347亿元、户数334万户，户均授信额、户均贷款额分别为7.7万元、10万元，农户基础信贷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在推进乡村数字建设方面，贵州农信与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开发的黔农智慧乡村数字服务平台，集村集体资产管理、村务管理和金融服务等功能于一体，可

实现村集体资产和资源登记、盘点、统计等线上化管理，平台提供的红白喜事发布、村财务公开、就业资讯等功能受到村务工作人员和老百姓关注，为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治理水平提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2022年末已在贵州386个村上线运行，后期将在贵州所有乡（镇）和行政村推广运用[3]。

2.4 重点推进，打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样板工程”

贵州农信聚焦本省20个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湄潭和雷山2个国家级乡村振兴示范县、50个特色田园乡村集成示范点、30个红色美丽乡村等重点区域，结合区域特点和产业特色出台专门的方案，从信贷投放、服务创新、政策倾斜等方面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积极探索并总结推广在重点区域和领域服务乡村振兴的做法经验，逐渐固化形成贵州农信服务乡村振兴的特色经验做法，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到2022年末20个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所在地的农商银行（农信社）贷款余额1113亿元，贡献了全省银行业在20个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贷款余额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3 存在的不足和困难

3.1 贵州农信内部激励机制尚待完善

国有大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等其他银行金融机构，依靠较为先进的科技平台支撑，将普惠型涉农贷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的优惠政策嵌入FTP系统，激励和引导营业网点加大普惠型涉农贷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力度，以更好支持乡村振兴。受科技建设相对滞后的影响，贵州农信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系统（FTP）2022年9月建设完毕后才开始推广运用，乡村振兴领域信贷资金内部转移定价优惠的相关功能还不完善，且辖内县（区）农商银行、农信社这方面的意识还不够强，导致乡村振兴内部激励机制不够完善，即使部分农商银行、农信社出台了相关制度，但在缺乏系统支撑的情况下相关措施难以落地。

3.2 监管部门考核评估政策执行上存在不连续性，现行考核政策不利于全面评估和反映贵州农信服务乡村振兴的成效

2021年5月人民银行和原银保监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办法》，从涉农贷款总量、涉农贷款占比、农户信用贷款总量等定量指标以及其他定性指标，对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成效按年度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监管措施的重要参考依据。同年7月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和原贵州银保监局按照上级规定细化了贵州省、市、县三级金融机构的考核细则，明确将省联社与在黔的19家全国性银行、4家城商行划为一组进行考核，将贵阳市辖区的各法人机构划为一组进行考核，其余县（区）法人机构划为一组进行考核，但通报2022年贵州省各银行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结果时未将省联社纳入考核，而仅将贵州农信辖内的县（区）法人机构作为考核对象，导致贵州农信在涉农贷款总量、涉农贷款占比、农户信用贷款总量均为全省第一的情况下，通报中排名靠前的省级金融机构中未见贵州农信。相关监管机构并未充分考虑到贵州农信是省、县两级法人体制的特殊性，也忽视了贵州农信各县（区）法人机构服务乡村振兴的组织体系、规章制度、业务系统均由省联社统筹管理、建设的实际情况，而且从业务开办模式、业务覆盖范围等方面与其他参评银行相比，将省联社纳入参评范围更能全面评估和反映贵州农信服务乡村振兴的成效。

3.3 涉农贷款增信机制还不完善

近年来，监管部门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产品创新，积极开办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活体畜禽以及养殖设施抵押质押贷款业务，但受相关抵押物的确权登记、价值评估、流转交易、抵押物处置等配套机制还不完善，相应的标准和操作程序仍然缺乏等影响，金融机构敢贷、愿贷的信心不足，一定程度影响了涉农贷款的投放力度，这一情况是大部分金融机构共同面临的问题[4]。

3.4 乡村振兴领域内外部数据共享机制有待建立健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金融机构以及农业农村、乡村振兴、财政等政府部门，都有收集农户人口、农户家庭收入、农民工收入、涉农补贴等大量基础数据的需要，但目前缺乏数据共享机制，也缺乏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或者系统，各单位采集的信息成为“数据孤岛”，难以通过高效、及时的共享数据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以贵州省为例，脱贫人口及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数据归口省乡村振兴局管理，贵州农信要对脱贫人口及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开展精准式金融服务，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精准识别该类客户，在缺乏内外部数据共享机制的情况下，需要乡村振兴部门协助提供相关人口的清单，这一过程繁琐且耗费时间。

4 建议

4.1 加快完善贵州农信内部激励机制

贵州农信应加快完善 FTP 系统功能，以实现普惠型涉农贷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等乡村振兴领域贷款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优惠政策的有效支撑，贵州省联社及辖内县（区）农商银行、农信社应做好配套制度、政策的完善，尽快建立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内部激励机制，推动和引导各营业机构加大乡村振兴领域信贷投放，主动做好乡村振兴金融服务。

4.2 优化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的地方实施细则并保持政策延续性

考虑到贵州农信为省、县两级法人体制的特殊性，从更加公平、更加客观评价和反映工作成效，激发金融机构更好服务乡村振兴的角度出发，建议监管部门将省联社纳入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范畴，或者将贵州农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核评估的基础上，再对贵州农信辖内各县（区）法人机构按照现行办法进行考核评估，同时，应保持相关政策的延续性。

4.3 完善涉农贷款增信机制

加快完善土地经营权抵押等涉农贷款增信过程中涉及的确权、赋权、易权等配套机制，促进金融机构敢贷、愿贷，推动乡村振兴领域信贷持续稳定增长。

4.4 建立健全乡村振兴领域内外部数据共享机制

由省乃至国家层面统筹，建立乡村振兴领域相关数据各方共享机制，并搭建数据共享平台，推动乡村振兴领域的数字化建设，提升数据采集和运用效能。

5 结语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农村金融机构是不可或缺的金融力量，服务乡村振兴也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方向。贵州农信作为当地主要的农村金融机构，近年来通过构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保障机制、加大乡村振兴领域的金融供给、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创新、打造重点领域乡村振兴“样板工程”等措施，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初步形成了贵州农信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一些经验总结，但也面临着外部和内部的一些困难和不足，具体而言，监管机构对贵州农信服务乡村振兴成效的考核评估机制有待完善，当地乡村振兴领域的数据共享不畅，相关信贷增信机制不完善，贵州农信自身服务乡村振兴的内部激励机制也亟须建立健全。对此，相关监管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对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成效的考核评估机制，政府部门应推动建立乡村振兴领域数据共享机制和平台，并加快完善乡村振兴领域相关信贷增信机制，贵州农信自身应加快信息科技建设，尽快建立健全内部激励机制，以推动自身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1] 罗明,童彤,李爱杰,等.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发展对策研究[J].中外企业家,2020(21):14-15.

[2] 王小华,杨玉琪,程露.新发展阶段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问题与解决方案[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7(6):41-50,257-258.

[3] 李健,王文萍,袁盛波.贵州:“智慧工程”给乡村振兴插上翅膀[N].中国经济时报,2021-10-11(1).

[4] 付美慧.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以依兰县为例[J].黑龙江金融,2019(5):71-73.